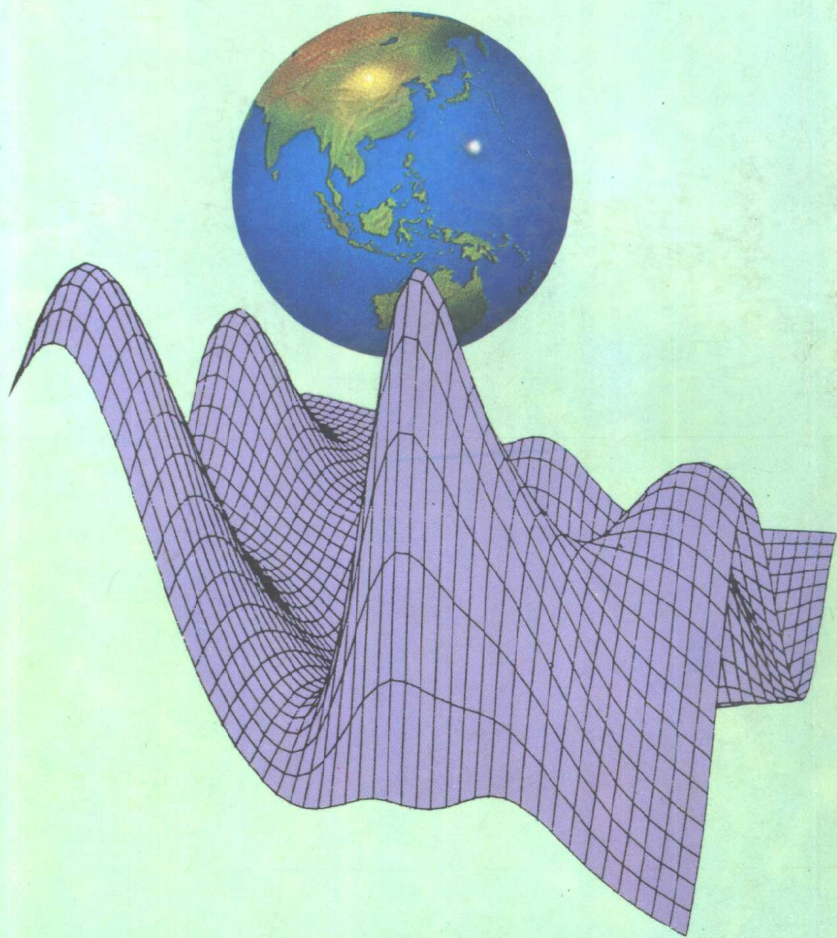


時報書系 378 關中●著

變動世界秩序中的 國際問題



000
F07
605

變動世界秩序中的 國際問題——

關中 著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時報書系 ㊦

變動世界秩序中的國際問題

著者 關中

校對者 魏獻華

發行人 儲京之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

電話 三〇六八四二

郵政劃撥 一〇三八五四

印刷 中實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三重市成功路41巷11弄6號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三月一日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三四號

定價新臺幣九十元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目 錄

壹、一般

核子時代聯盟的角色與作用

「太平洋盆地」時代的來臨

國家戰略觀念簡析

世局透視

貳、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的新階段

努力重建中美關係

全力爭取美國國會對我的支持

美國會中美關係聽證之評析

美國國會與中美關係法案

美國參院嚴斥卡特片面廢約

雷根對華政策五原則

叁、亞洲

「日匪和約」簽訂所反映的問題

日本之歷史性錯誤

評鄧匪小平訪日

從大平訪美看日美關係

日本重整軍備之評議

從匪蘇條約的廢除談聯盟政治

中共、蘇俄的談判及其意義

蘇、越「友好合作條約」的意義

從匪越衝突看共匪的對外政策	三四
鄧匪小平訪美之統戰陰謀	三三
對中共積極爭取美國軍事援助的評析	二四〇
當前大陸情勢的分析	二四二
當前共匪權力鬥爭的發展	二五五
中共「國際反霸」騙局的剖析	二六三
肆、美國外交政策與美、蘇關係	
變動國際秩序中美國外交政策之檢討	二七三
美蘇關係與雙方戰略的演變	二七
冷戰與和解——何去何從	一八五
美蘇第二階段限武談判的評析	一九〇
限武談判的辯論與美國前途	一九七
從限武條約的聽證看美國戰略的檢討	二〇一
對美蘇限武條約應有的認識	二〇五
美蘇高層會議的評估	二〇九

從卡、布高層會談看美蘇關係	二五
一九七九年古巴危機的評估	二九
評美抵制莫斯科奧運之決定	三四
「卡特主義」的詮釋	三九
卡特政府之亞洲政策	三四
從國務院與國家安全會議之衝突看美國外交政策	三六
季辛吉的評價——有感於其回憶錄的發表	四二
伍、歐洲與其他	
從北約會議探討西歐安全問題	四九
歐洲裁軍談判問題	五四
不列顛國協會與羅德西亞問題的契機	五九
伊朗動亂的意義與影響	六三
對波蘭工潮應有的認識	七〇
南斐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	七四

陸、國際經濟社會

國際經濟新秩序——對國際社會的基本認識

二六一

論相互依存的意義

二六八

現階段的南北對抗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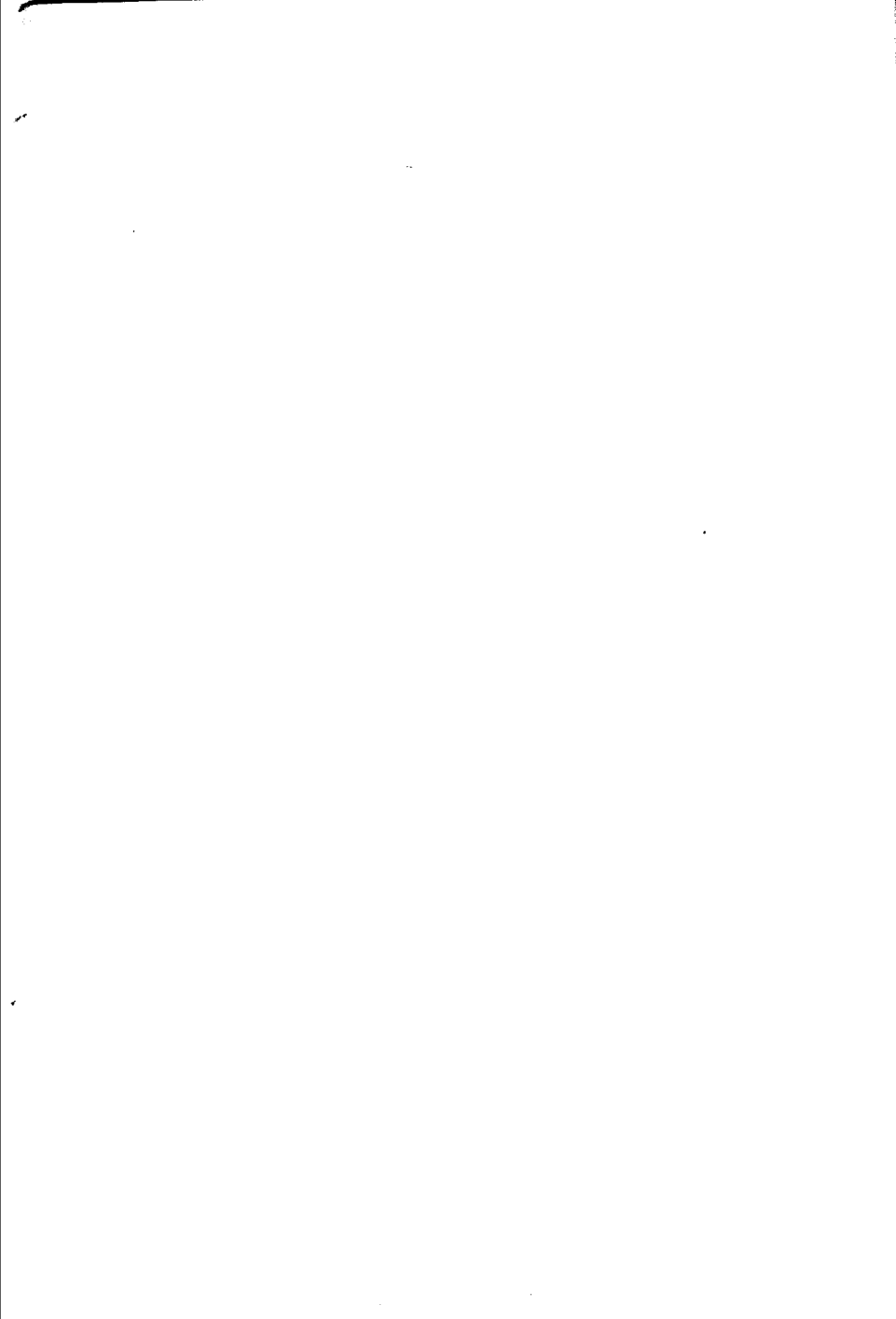
二五五

七國經濟高層會議之課題與展望

二五九

(一)

一般



核子時代聯盟的角色與作用

前言

近來由於中共之宣佈將在明年滿期後不再繼續與蘇俄的同盟條約，引起大家對聯盟問題的重視。一方面，大家關心蘇俄的反應與今後中共的動向。另一方面，近年來在國際政治上，聯盟的變化很大，例如蘇俄相繼與印度、衣索比亞、阿富汗、越南等簽訂盟約，東南亞公約、中部公約的解體及美國中止與我國的共同防禦條約等。故在此一變動的世局中來探討聯盟的角色與作用，當有助於了解今日國際社會權力消長的變化與意義。

聯盟性質的改變——政治性大於軍事性

聯盟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有關安全合作而成立的正式協議，自有國際社會便有聯盟政治的存在。據估計在一八一五至一九三九年之間，共簽訂了一一二個同盟條約，平均幾乎每年就有一新的同盟條約產生。傳統的聯盟關係有三大特性：一是軍事合作爲主要目的，二是作爲權力平衡的主要工具，三是意識形態的色彩並不濃厚，故聯盟變化的幅度較大，國家轉變立場也較爲容易與頻繁。

自第二次大戰結束後，聯盟的性質業已發生了若干重大的變化。首先是由於核子武器的發展，使聯盟的政治目的重於軍事目的。聯盟主要的目的是防止戰爭而不再是準備或發動戰爭。和平與戰爭已成爲兩個超級強國的「共管事項」，在雙方各自聯盟體系內的次要國家則隨同美蘇之間權力的消長而獲利或受損。次要國家一方面在聯盟內對超強的影響力減少，但另一方面，由於大戰危機的降低，反而使他們有較多機會追求安全性以外的目標，如經濟與貿易等。

聯盟政治性目的增加之影響有二：一爲聯盟組織的鬆懈。由於美蘇視避免捲入大戰爲其「共同利益」，因此便無法要求其盟國對其「絕對效忠」，甚至會導致利害上的衝突。若干盟國可能

有其本身利益的考慮而不得使用武力的慾望。例如中共對所謂「解放臺灣」，法國過去對阿爾及利亞及蘇伊士運河之立場，但在這些衝突中，他們所依賴的盟主均不支持他們的行動。二為聯盟體系中自由行動的餘地增加。基於同樣避免戰爭的理由，盟主對其與盟國之間的分歧與衝突至多也是採取政治性或經濟性的制裁。故盟國不會擔心在真正戰爭發生時被孤立或背棄。事實上，如果中共預期失去蘇俄援助的結果會招致美國進攻的話，中共便不可能使它與蘇俄的關係惡化至如此嚴重的地步。同樣地，法國也不會公然向美國的北約政策挑戰，如果這一結果是引發美蘇大戰的話。

自然，這兩種影響彼此也是互為因果的。聯盟的傳統意義乃是聯合以對抗一特定的敵國或集團。如今，聯盟的主要國家與主要敵國已為了各自本身的利益而產生與維持某些共同利益，聯盟內其他的國家便有被出賣的感覺，最低限度對此一盟主的信賴便會大為降低。此可以解釋法國在一九五九年美蘇「大衛營精神」後對美之猜忌，以及一九六三年美蘇英簽訂局部核子禁限條約之後，中共開始在全世界與蘇俄展開競爭爭取第三世界的原因。

聯盟體系彈性的減少

其次是由於國際社會中國家的增加及國家間權力的差距增大使聯盟體系的彈性減少。從戰後到現在，國家的數目已增加了幾近三倍，但超級強國仍然只有美蘇兩個國家，不僅如此，美蘇與第二級的國家之間，權力相差的仍是太遠，以致儘管美蘇之間有競爭或對抗，但其共同的關切與利益並不能為其他盟國所共享。事實上，美國與蘇俄關係已有「敵性伙伴」(Adversary Partners)的性質，而相反地，美國與其若干盟國卻是近乎一種「友誼競爭」(Friendly Competitors)的關係。

美蘇的聯盟體系基本上均是大規模的同盟，美國的盟國超過四十國，而蘇俄的也有二十幾國。就聯盟的性質而言，同盟國數目愈多分歧愈大，效用也愈低。美蘇在冷戰時期均不斷地尋求建立最大可能的同盟體系，以阻止對方爭取新的與國。但由於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已充份顯示美蘇對抗的危機業已減少，世界大戰的威脅減輕，故新興國家在對外關係上較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富有彈性。他們不必在加入聯盟或被征服之間被迫作一選擇，使不結盟集團勢力大增。這一因素限制了聯盟體系的繼續擴大，但卻無法改變原有聯盟的性質。總之，當前聯盟的範圍以及聯盟間國家變動的頻率均較傳統的聯盟為少。

意識形態在聯盟中的作用

第三是意識形態爲戰後聯盟體系建立的主要因素。蘇俄以其共產主義作爲戰後擴張的工具和目的，美國遂不得不以阻止共產主義作爲其建立聯盟體系的理論。由於美國與蘇俄均是二次大戰的戰勝國，故在對抗初起之際，雙方均認爲任何一個國家的獲得或失去均會產生連鎖反應，影響各自的聲望與勢力，故對意識形態至爲重視，但南斯拉夫與古巴的例子使美蘇認爲並未產生他們所預期的效果後，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始開始下降。至中共與蘇俄公然反目後，意識形態在聯盟中的作用更是直線下降。

由於意識形態在戰後聯盟體系中角色的變化，引起對此一問題的重大辯論。有人認爲意識形態是維持聯盟的重要因素。因爲它是一種基於道德或價值所產生的信念，有助於團結，以及它可以用來劃清敵我界線，容易幫助盟國之間克服歧見。但也有人認爲意識形態是破壞聯盟的因素。持這種說法的人指出過份堅持意識形態不但難以妥協與談判，並且往往混淆真正的利益與目標。

由於美蘇各自聯盟體系的性質有別，意識形態的作用與影響也不同。美國聯盟的性質是被動性的，目的有限，且聯盟的結構是多樣化的——北約、泛美公約、東南亞公約、中部公約及其他

雙邊條約均不盡相同。蘇俄的聯盟基本上是攻擊性的（擴張主義），目的無限（社會主義的革命），而其結構幾乎是完全相同的。故蘇俄最大的難題便是如何在其聯盟內對其國際主義的目標建立一共同接受的行動綱領。尤其在核子時代，這種綱領（協議）要在不冒核子大戰危險的條件下去達成，幾乎不可能不發生困難。所以，因為堅持意識形態的要求，共黨集團內部的分歧遠較自由世界為嚴重。但蘇俄亦有其不得不堅持意識形態的理由，因為蘇俄與其盟國之間的關係多係建立在經濟壓榨與控制，以及領土佔有或爭執的情況下，故只有強調意識形態來掩飾其結構上的不健全與潛在的危機。

總之，如果在意識形態本身不成為爭執的情況下，共同的價值和信念有助於聯盟的維持。否則即使有聯盟的存在，也只是形式而已。此外，意識形態的作用亦並非是不可變的。在外交政策中，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通常是視主觀需要與客觀形勢而交互為用的。

聯盟政治是否已不合時宜？

由於上述當前聯盟的特性，使許多人已懷疑到聯盟在核子時代的角色和作用，這種理論認為聯盟已是一種過時的制度，理由是：

一、由於取得獨立的核子武力，使若干國家足以阻止大國的侵略，使傳統聯盟的保護作用業已喪失。二、核子戰爭的恐怖使任何聯盟的保證無法建立真正可靠的信用，因為沒有任何國家願意冒自己被消滅的危險去幫助盟國。三、美蘇兩大超強控制世界絕大多數的軍力（三分之二以上）的情況下，其他國家的任何作為影響有限。四、美蘇雙方在武器競賽下維持均衡，而聯盟卻只能破壞此一均衡。五、聯盟不但不能增加嚇阻，反而減低嚇阻的可信性，徒然暴露強權的心虛而已。

所以，不少人認為聯盟只是在維持一過時的國際政治體系，而不能充份反映今日的國際社會現實，例如，法國戰略學者卡路（Pierre M. Gallois）強調核子時代聯盟之不可靠性，美國政治學者莫根索（Hans J. Mongenthan）與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均曾反覆解釋核子時代聯盟性質的改變及其矛盾。英國波頓（John W. Bunton）教授則指出核子時代聯盟的特性尚未能被充份了解。他們的建議為：一、強調獨立的核子武力的必要性，無論是否參加聯盟。二、視同盟為一「困擾的伙伴」，不再扮演傳統的角色，但仍有若干剩餘價值。三、最合理的選擇是不結盟政策。

當然針對這些批評，也有為聯盟辯護的說法，主要的理由為：

一、即使聯盟的作用已減少，但這不表示聯盟業已過時，核子時代的歷史只有三十多年，尚